



XUESHENG BAN KE WAIBIDU CONG SHU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约翰·克利斯朵夫(下)

87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 · 中外文學小說

約翰·克利斯朵夫

(下)

本書編委會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责任校对 赵慧锋

封面设计 陈志强

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编 者	陈国勇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89.975 印张
字 数	765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342—2732—1/E·1
定 价	(全套 100 本)928.80 元

十四、巴黎

克利斯朵夫终于来到了巴黎。他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到车站出口,不久就来到了泥泞(nìng)的巴黎街道上。

他走了很多路,最后才在一家寒酸的小客店里落了脚。十月的雾又浓又刺鼻,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拥挤的行人,混乱的车马,他看着这个穿着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觉出了自己的孤独与落魄。于是他忍不住伤感地哭了。

但他终究还是要生存。于是第二天,他开始奋斗了。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他老朋友奥多,他在叔叔开的布店做事。另一个则是小时候经常受他欺负的玩伴高恩。高恩是一个犹太人,据说在一家很大的出版社做事。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什么联系了。

克利斯朵夫首先找的是他童年时代的好朋友奥多。克利斯朵夫对招待他的店员通报了他的姓名。可是过了一会儿,那个店员告诉他说:“奥多先生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想了一下,决定在店里等。这时,办公室的

门开了，出来的正是奥多。他的样子变得很多，和小时候简直是两个人。他戴着金丝眼镜，衬衫扣着金纽扣，手指上还戴着几只戒指。克利斯朵夫一看见他，就很热情地迎上去，亲热地和他打招呼。可是奥多却觉得很不舒服。他决心拿出尊严来隔开他们之间的距离。

到了奥多的办公室之后，奥多很笨拙地找借口说自己本来是要出去的。克利斯朵夫强忍住心里的怒气说：“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吧？”

其实，奥多从德国的来信中早就知道了克利斯朵夫的事情了。他知道克利斯朵夫要来投靠他，所以刚才就躲着不愿意见他。

当克利斯朵夫说出来意后，他嘟哝着：“你知道的。这个铺子是我叔叔的。我并不怕什么，也愿意帮助你。但是我是替我叔叔做事的……要不，我给你五十法郎吧？”克利斯朵夫愤怒了，忍不住骂了一句：“畜生！”然后扭头就走出了大门。

克利斯朵夫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怎么也无法平息心里的怒火。他茫然地走进了街边的一家书店，很随意地翻阅着书籍。忽然，一家出版社的名字吸引了他的视线。那不就是高恩的所在的出版社吗？克利斯朵夫的心里不由

升起了一丝希望。他赶紧抄下了地址,决定去看看他。

可是一下子,他又仿佛觉醒了。因为奥多的态度很让他心寒。克利斯朵夫想:“连我亲密的朋友都这么对我,以前受我欺负的高恩又会怎么对我呢?”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仿佛被泼了一瓢凉水。他又犹豫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转念一想:“除了高恩,我还能去找谁呢?我现在已经毫无退路了,所以我或许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下。”

于是,克利斯朵夫又鼓起勇气去找高恩。找到出版社,克利斯朵夫告诉里面的人说自己要找高恩,可是对方告诉他没有这个人。克利斯朵夫很失望,或许高恩也和奥多一样,事先知道了一些什么才避而不见的吧?他打算走了。

正在这时候,他听到了有个熟悉的声音正在叫他的名字。克利斯朵夫转过身,发现正是他要找的高恩。原来高恩已经改名为哈密尔顿了。

高恩是个矮胖的德国犹太人,当着巴黎的时装记者和时装批评家,专写一些无聊、肉麻的通讯。见到克利斯朵夫,亲热非凡,而克利斯朵夫因为跟士兵打架而被迫逃亡的故事更使他感到乐不可支。他一个劲地说:“真是太棒了,真有意思。”

随后，高恩邀请克利斯朵夫一起吃饭，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谈着。克利斯朵夫有些为难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我想找一份工作。可是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我想先找一份音乐教师的活，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小事一桩，我在这里交游广阔，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就是了。”

克利斯朵夫听了之后觉得很感动，忙不迭地向他道谢。

侍者端上了食物，克利斯朵夫立刻狼吞虎咽起来。他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他又是碰杯又是拉手说笑，一点也不顾忌什么。高恩心里对他的好感渐渐被厌恶所取代了，他过惯了豪华的绅士生活，所以他觉得跟这样的人交往真的很失自己的身份。邻桌的人不停地用讥讽的眼光打量着克利斯朵夫，高恩觉得再也坐不下去了，所以就推脱有重要的事情，打算告辞了。

克利斯朵夫一下拉住了他的手，问：“那我工作的事呢？”

“我会想办法的”高恩回答道。

克利斯朵夫还是没有放手，接着又问：“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定下来呢？”

“明天……明天……或者后天。”

“那我明天再来找你吧？”克利斯朵夫热切地说。

“不用了，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然而，高恩并没有真心打算帮助克利斯朵夫。他回去就立刻吩咐自己的手下，要是下次这个德国人还来，那就告诉他自己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并不知道这一切。他相信高恩。第二天从八点起，他就开始在等回音了。可是一直到了天黑还是毫无音讯。

又过了一天，还是一样。

到了第三天，克利斯朵夫沉不住气了，他跑到出版社去找高恩。可是人家告诉他高恩先生出差去了，而且大概要十天八天之后才能回来。

克利斯朵夫失望地回到了住处。他把自己关在客店的房间里，什么工作也不能做。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跑到出版社去找高恩了。高恩见实在躲不过，只好迎上去了。

克利斯朵夫很高兴地握住高恩的手，很关心地说：“听说你出门去了，怎么样，旅行愉快吗？”接着他又说：“你知道我来过了吧？有什么消息吗？”

“关于你的工作，我一直在留意打听。可是，我实在太

忙了，每天有那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我都快要生病了。”

克利斯朵夫关切地握住他的手说：“哦，对不起，你这么忙，可是我还给你添麻烦。你好好休息吧，千万不要太累了。”

克利斯朵夫的认真让高恩觉得好笑，他拼命在心里忍住笑意。但克利斯朵夫的真诚感动了他，而克利斯朵夫对他身体的关心也让高恩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他决定帮助他。

“我有个主意，既然你暂时找不到学生，那么你能不能先做一点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呢？”

克利斯朵夫听了，立刻喜出望外地答应了。

于是高恩带着克利斯朵夫去见了巴黎最著名的音乐出版家哀区脱。

高恩用一种很夸张的语气将克利斯朵夫介绍给哀区脱，但哀区脱外表傲慢，语气冰冷地说：“既然你是我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那我可以给你一些事情做。我们现在正在编少年用书，印一些简单的钢琴曲。你能不能把舒曼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一点呢？”

克利斯朵夫跳了起来：“什么？你让我做这种工作！”

哀区脱有点生气了：“你说你是音乐家，可是我们没有

人认识你啊。”

高恩于是接着说，克利斯朵夫带了一些自己的作品过来。哀区脱漫不经心地翻看着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心里暗暗惊奇他的天分，但嘴里却只说：“写得还不坏。”

虽然这样，傲慢的哀区脱还是说：“除了刚才我说的，目前我没有别的工作给你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了：“你除了叫我纂(cuàn)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外，竟没有别的工作给我做吗？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干的！”说着，他一摔门就走了。

哀区脱耸耸肩：“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找我们的！”

哀区脱其实心里很看重克利斯朵夫。在克利斯朵夫那激愤的外表下，他感觉到了一种非凡的力量，一种在艺术界很难得的力量。可是他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的自尊受伤了。哀区脱颇想给克利斯朵夫一些补偿，但他必须要克利斯朵夫先向他屈服。

克利斯朵夫回到了旅馆，他有点沮丧，因为他失去了惟一的依靠。他越来越穷了，以至于口袋里只剩下五个法郎了，于是他不得不按捺着厌恶的心情去给肉店老板的女儿当钢琴教师。

那个小姐用她那又粗又短的指头，在一架旧货店里觅

来的破钢琴上按来按去,并不时地打着哈欠。克利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力气也没有了。

终于有一天,因为那小姐故意捣乱,并放肆地嘲笑他的口音,克利斯朵夫大发雷霆了。小姑娘吓得怪叫起来。肉店老板夫妇赶来,对一个他们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他们失敬而大为愤怒。克利斯朵夫羞愤交加,拂袖而去。

克利斯朵夫开始为生计四处奔波,却毫无结果。这天,他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溜达,恰巧又碰到了高恩。高恩认为克利斯朵夫能提供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他,于是就拉着他去参加一个艺术家的聚会。

三十多个艺术家聚集在一家饭店里,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艺术、金钱、女人、商业、戏剧……高恩把克利斯朵夫介绍给大家,但是他们毫不理会。

克利斯朵夫不太习惯这种聚会。他觉得乏味极了,决定来个不辞而别。他刚走出门口,隔壁屋里的一架钢琴把他吸引住了。

克利斯朵夫已经很久没有弹琴了,他来到钢琴的前面忘情地弹了起来。他的琴声吸引了一个人,他叫丹沃斐·古耶。他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巴黎最具有权威性的音乐评论家。

古耶发表评论有他的诀窍：在音乐会里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或作曲家旁边，逗他说出对作品的意见。如今，他自认为他发现了克利斯朵夫非凡的才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第二天，古耶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还把自己家里一架很好但是没有怎么用过的钢琴借给他用。克利斯朵夫心中郁闷，却一直没有地方发泄，于是他很愉快也很感激地接受了。

过了几天，古耶又来邀请克利斯朵夫去听交响音乐会。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地指挥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交响曲》。而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则和交响曲混在一块。

听到一半，古耶又拉着他去听另一个音乐会，那是一个驯兽师一般的老人在指挥瓦格纳剧中的一幕。不一会儿，古耶又要他去第三个音乐会。七天之内，他带着他去听了十五个音乐会，不过听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几个曲子。

古耶解释说：“我的工作就是这样，音乐评论只是一种行业，并且看比听更加重要一些。”

克利斯朵夫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始终认为，音乐是需要每个人用自己的心灵去用心聆听的。

对法国的音乐评论家而言，他们只承认纯粹的音乐。于是后来，古耶又带他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克利斯朵夫也得以见识了所谓了纯粹的音乐。可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作品永远沉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像一幅幅灰灰的单色画，他不禁昏昏欲睡了。

克利斯朵夫渐渐了解了法国音乐界的情形，并深深地为那种浮夸的形式主义困惑。他觉得真正的音乐家应该更看重音乐本身，至于形式则是次要的。

而一个音乐家，除了音乐的知识外，还应该有丰富的的人生经历。要了解并热爱真实，并紧紧地把握着真实。

可是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他想：也许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有丰富的灵性、阔大的胸襟、广博的兴趣的人还是有的，可惜他还没有接触到。克利斯朵夫对音乐圈子失望了，他想去访问文坛和社会了。

接着，古耶和高恩又引导着他观看了巴黎的文坛和剧坛，可是书籍报刊上，尽是一些猥(wěi)亵的东西，舞台上也到处弥漫着腐朽的风气。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巴黎的艺术界竟然如此腐败。

克利斯朵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我透不过气来了，咱们去看看别的吧。”

“你要看什么？”

“法国。”

“这不就是法国吗？”

“不，一定还有别的东西，法兰西不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固执地说。

由于高恩的介绍，也凭着他演奏家的才气，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某些沙龙。可是他处处显得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shòu)猎时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惟有谈到金钱才精神无比。

他们也谈论艺术，尤其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为了种种目的而要谈易卜生、托尔斯泰。而很多银行家甚至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艺术的高见，这更是令人作呕(ǒu)。

克利斯朵夫对高恩说：“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法国需要一个大批评家，这种需要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我要看看真正的法国，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十五、高兰德

通过高恩的介绍,克利斯朵夫担任了钢琴教师。他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高兰德·史丹芬的上流社会小姐。她的父亲是个有钱的汽车制造商,母亲是一个意大利人。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显得十分温柔。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xī)动。她还有一张怪可爱的脸。

和一切有闲又有钱的小姐一样,她爱热闹,爱卖弄风情。只是克利斯朵夫没有闲工夫注意这些,他到这儿来是挣面包的。

高兰德虽然经常弹弄音乐,而且为此花的时间可以说很多,但实际上对音乐一无所知。她可以整天弹琴,就为了无聊,为了装腔,为了求麻痹(bì)。有时她就像骑脚踏车一样轻快地弹琴,有时又能把音乐弹得富有灵性。她感兴趣的似乎是音符、键盘而不是音乐本身。所以有时克利斯朵夫会笑她:

“猫儿又在打鼾(hān)了,你根本不是在弹奏钢琴,而是在和它说话,享受它呢。”

高兰德反驳道:“真没礼貌,你不是这么教我的吗?”

“不,我没有这么教你。音乐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这不能怪你,应该怪你所在的环境。你周围的人都把音乐当成一种享受。”

有一天晚上,她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她有说有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大大地卖弄了一番。于是到了第二天上课时,她形容憔悴(qiáo cuì),脸色苍白、头昏脑涨,无精打采。克利斯朵夫看到她这样,只得说改天再来。

但高兰德挽留他,她一半是心血来潮,一半是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向克利斯朵夫说心中的空虚和苦闷。

“老师,你可以得意你是一个强者,可是对那些不能成为强者的人——尤其是女人,你可别太严厉了。你不知道我们的懦弱把我们折磨得好苦,你们只看到我们嘻嘻哈哈,便以为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哪里知道我们跳完了舞,说完了废话、怪论,发完了牢骚,回到家后,关在静悄悄的卧室里,给孤独的苦闷煎熬得扑倒在地上。”

“有这样的事吗?”克利斯朵夫惊愕地说,“既然你们痛苦,那么为什么不想办法离开这种生活呢?”

“我真讨厌自己现在的环境，但是长期生活下来，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了。虽然明知社交界的虚伪和堕落，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摆脱。噢，亲爱的老师，请你当我的朋友吧，你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勇敢，你一定能帮助我的。”

“可我能帮你什么呢？”克利斯朵夫感动了。

“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吧！”高兰德说，带着一种善良的、顺从的眼光。

“只要你听我说说话，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很烦恼，但是我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会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恼有什么用？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吧！”

从此，克利斯朵夫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她的思想，提供意见。她听着，严肃与顺从的神情活像一个听话的孩子。这对她是种消遣，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但她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和上流社会的有钱青年交往，只是多了一桩娱乐罢了。

在高兰德周围，有一批游手好闲的时髦人物，他们自命为画家、演奏家或作家，但是他们却把精力和时间都耗费在无休止的关于爱情的议论上。在这群人中，高兰德最喜欢，而克利斯朵夫认为最可厌的，是暴发户的儿子吕西安。